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呂祖謙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五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氏舊作共姜嘉以從）

夫謚。○呂氏曰。敘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敘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髣徒坎反髴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髣、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綏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飾。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飾。則知飾以挾囟。故兩髦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纚色蟹反。綏汝誰反。飾音勅。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爲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矢、誓也。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

信我也。敍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爲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髦、韓詩作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爲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髡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弒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鄭氏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爲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冓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蒲典反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紕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懸瑱。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紕音計。追丁回反。紘丁敢反。○〔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宏廣也。○〔鄭氏曰〕象服者。謂褕音遙翟音狄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爲不善。當如之何。○釋文。佗佗、作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鬢眞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勅帝反也。揚且七也之皙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鬢、黑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爲鬢。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髢、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爲善。孔氏曰。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髢。而自潔美。○〔毛氏

曰。〔毛氏曰〕瑱、塞耳也。掃、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掃。揚、眉上廣。○〔朱氏曰〕且、語助也。○〔毛氏曰〕晳、白皙。○〔朱氏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穀尸木反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之靡靡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紲、去蒸熱之服也。袢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紲絺焉。所以自敹飭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說文曰。顏眉間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豈自省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衞之音。亂

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色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敍。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卽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敍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尙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沫音昧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遙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沫衛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采唐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以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孚容反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爲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禎之辭。○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衞文公也衞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衞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衞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邱而遷衞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衞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申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

地勢。楚宮楚邱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草木疏曰〕秋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爲女贄。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邱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邱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邱之旁邑也。及其邱山。審其高

下所依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頎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詧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云爾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疆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敍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衞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毛氏曰蝃蝀虹也○程氏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蝃作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衞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氏注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崇朝○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無禮也衞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享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於羣小。以至於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熟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〇〔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〇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〇程氏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旗云旟云旌。皆通言爾。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其下有旒縿。朱氏曰。縿旗之體也。旒。縿之垂也。旌旟旌建之車後。〇縿所銜反。旒力周反。〔毛氏曰〕浚、衞邑。〇爾雅曰。邑外謂之郊。〇〔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〇〔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疎布之狀。組。密錯之狀。祝。疑爲竺。厚積之意。〇〔朱氏曰〕此設爲賢者之言。言衞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

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衞之臣子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旟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旌則有旒纁言旟則亦有旌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民所聚也〇〔王氏曰〕紕之以爲組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爲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別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纁有旃旟之稱未設旒纁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〇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衞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彦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頃滕於宜姜所生也〇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蒲末反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欲之貌。漕、衞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〇〔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〇〔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〇釋文、驅作駈、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衞、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衞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遠、謂曉然易見、初不闕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衞、必有所渡之水也。〇〔毛氏曰〕閟、閉也。

陟彼阿邱言采其蕬音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稺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邱蕬貝母也陸璣疏曰蕬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邱采其蕬者將以療疾王氏曰采蕬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蕬以療鬱結之疾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稺且狂非眞指許人以爲稺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稺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衞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

邦。非今日
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六

衞

說已見邶。

淇奧。於六反 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曰。武公和釐侯子。○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儆戒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脩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於宜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瑳。七河反 如琢如磨。瑟兮僴退板反 兮。赫兮咺況晚反 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況元反 兮。

〔毛氏曰〕興也。奧、隈也。長樂劉氏曰。奧、謂水涯灣曲之地。○〔長樂劉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迨也。晉左思三都賦敘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毛氏曰〕猗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毛氏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僴、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諠、忘也。○大學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咺兮盛德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釋文曰〕韓詩竹作藋徒沃反云篇筑也石經同毛氏曰綠王芻竹篇竹也咺韓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青言其色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瑤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瑱飾七○〔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礩礩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隴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爾雅曰寬綽也郭璞云謂寬裕也○程氏曰寬宏裕也綽開裕也○〔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

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毛氏曰寬緩宏大則雖戲謔不爲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孔氏曰莊公揚武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張氏曰此詩意怨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寤覺永長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釋文曰〕澗韓詩作干云澗坎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寤寐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

而黃曰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癯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長貌。○〔鄭氏曰〕褧、禪也。衣錦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說文曰褧、絟也。絟、枲屬。○朱氏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詩云譚公維私。譚子也。○〔王氏曰〕言族類之貴。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蠐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領頸也。蝤蠐蝎蟲也。孔氏曰。蠐螬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朱氏曰。瓠犀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蛾首廣顙而方。鄭氏曰。蛾謂蜻蜻也。○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類廣而且方。○〔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毛氏曰〕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黑分。朱氏曰。白黑分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橋反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音反翟茀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鑣、盛貌。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介麃麃。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蓋獻翟也。次其羽使相厭也。○〔朱氏曰〕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說本或作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音他鬱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孔氏曰〕河在濟西北流。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說文曰。濊、凝流也。○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鮥音洛也。孔氏曰。郭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以今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發發、盛貌。釋文曰。魚着網尾發然。揭、蘆、萰、薁五患反也。璣云。蘆成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以今驗之。蘆揭揭、長也。○〔鄭氏曰〕庶姜、謂姪娣。○〔毛氏曰〕孽孽、盛飾。○〔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薁、別草也。

〔鄭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義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釋文曰。發、韓詩作鱍。孽、韓詩作蘖。朅、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音配耦故敍其事以風福風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擧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班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顯沈其生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顯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

〔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瞽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卽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邱一成爲頓邱○〔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邱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良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朱子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以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氓假貿絲而來卽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

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垝、毀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毛氏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毛氏曰〕鳩、鶻（音骨）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朱氏曰〕士之耽猶可

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眞以士之耽爲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童容也。○孔氏曰。童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爽、差也。○〔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歸也。女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蚤也。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蚤起夜臥。無有一朝不然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已。○〔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爲畔畔崖也。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說文旦旦作悬悬。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而已衛之賢女惟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衞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湲湲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湲湲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直教反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歐陽氏曰〕淇水湲湲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釋文湲湲作淲淲曰本亦作湲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卽位時年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毛氏曰〕興也。〇〔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羅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草支葉柔弱。〇〔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〇〔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〇〔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刀也。〇孔氏曰。大東云。鞙鞙佩璲。璲佩玉也。〇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〇〔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〇〔毛氏曰〕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爲之。甲、狎也。〇〔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〇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衞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爲先公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〇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衞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衞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衞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昧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章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邱豉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衞已在河南自衞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衞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于僞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敍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揭邱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于僞反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揭武貌○〔鄭氏曰〕桀英桀○〔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朱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

〔朱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說已容

齊所以齊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遭展喜以齊沐勞齊師則齊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首疾也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孔氏曰諼訓忘非草名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痗病也○〔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痗焉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董氏曰韓詩作焉得萱草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以有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多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緇衣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荷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造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毛氏曰〕石絕水曰梁○〔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衞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衞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衞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閔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閔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邱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楙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蹉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朱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瑤瑤玖三者互也瑤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邱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釋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俗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衞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七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泰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爲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滿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壞而其地盡爲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以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粱、稷也。孔氏曰粱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粱。然則粱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其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禍鳳反焉。孔氏曰平王宜曰幽王子。

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牆而棲曰塒。孔氏曰寒鄉鑿牆爲雞作棲。○〔朱氏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言畜產出入。尙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塒作時。曰本亦作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爲桀、括、至也。〇〔鄭氏曰〕苟且也。〇〔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于萬害而日、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于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爲充、孔揚則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〇〔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鐅也。〇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〇〔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諸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〇〔朱氏曰〕只且、語助聲。〇〔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〇〔孔氏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〇〔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衞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衞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爲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〇長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〇〔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〇〔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強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〇〔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鄭氏曰：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擊、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　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居疑反　饉、音覲。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

中谷有蓷、嘆呼但反　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　離、啜口愛反　其嘆土丹反　矣。啜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蓷、雖佳音也。孔氏曰：釋草云：萑、薍。郭璞云：今荒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萑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萑音充蔚音尉。○〔孔氏曰〕嘆、燥也。○〔毛氏曰〕仳、別也。○〔程氏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鄭氏曰〕慨然而歎、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年而遽相

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茂者也長茂者爲所暵〇〔毛氏曰〕條條然歗也〇〔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〇〔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溼者亦不免也〇〔毛氏曰〕啜泣貌〇〔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〇〔董氏曰〕啜韓詩作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諸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卽位將卒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反尙寐無叱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鄭氏曰〕尙、無幾也。○〔毛氏曰〕罹憂、叱動也。○〔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尙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兔之大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　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罦、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鱳謂之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鱳早覓反罟古縣反　造、爲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　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毛氏曰〕罿罬。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　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孔氏曰尙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曰滸。○〔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邱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其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爲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寧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洳下漘。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

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與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〇〔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〇〔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〇〔孔氏曰〕。既以葛蕭艾爲喻。因以月秋歲爲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〇〔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　五蓋反　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騅也廬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繡而裳繢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孔氏曰毳衣衣三章裳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哼哼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哼哼重遲之貌璊赧敕貞反也孔氏曰赧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赧毳衣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騅其赤者如赧二章各舉其一爾○王氏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

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後啟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蘇氏曰〕。子嗟隱居邱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麻。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鄶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榮陽宛陵縣西南。

緇衣 側基反

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〇〔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

卽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　○〔程氏曰〕宜、言其備。○〔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粲、餐　蘇尊反也。王氏曰。粲、粟治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爲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粲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三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敍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居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旁葉麤而白色裏微赤折言傷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毛氏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柤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

之所以爲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驪驔弋獲也。所矜者。禬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檀音素歷袒裼（音錫）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

〔孔氏曰〕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〇〔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〇〔朱氏曰〕烈。熾盛貌。〇〔毛氏曰〕具。俱也。禬裼。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禬裼。脫衣見體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〇〔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爲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〇〔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〇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縱（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〇〔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騏驪是驂驪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敍。孔氏曰鴈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〇〔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〇〔朱氏曰〕抑發語之辭。〇〔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忌。〔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〇〔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俏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〇〔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氏曰掤左傳作冰箭箙蓋也。鬯弓弢吐刀反弓。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弢謂弛弓而納之弢。〇朱氏曰鬯弓聲也。〇〔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〇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鴛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淸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于竟陳其師旅翦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淸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翦翔

〔鄭氏曰〕淸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衞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甲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鄭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矛而有二偏折壞○〔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蓋絲纏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朱氏曰〕翦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〇釋文云。韓詩、喬作鷮。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敕由反中軍作好。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〇〔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〇〔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作好而已。兵車之乘。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〇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土刀反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遙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羔裘如濡。音儒　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〇〔毛氏曰〕如濡、潤澤也。〇〔歐陽氏曰〕洵、信也。〇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〇〔朱氏曰〕其語助也。〇〔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〇〔毛氏曰〕渝、變也。〇〔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〇〔董氏曰〕韓詩。彼其作彼己。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絹反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〇〔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曰。英。裘飾也。〇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〇〔朱氏曰〕粲、光明貌。〇〔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寔市炙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摯、袪、起居面世。孔氏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俱是衣袖。○〔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魗、棄也。孔氏曰。讒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舊好也。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翺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解見大東。○〔鄭氏曰〕弋、繳音灼射也。孔氏曰。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茀扶弗反。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矰音增。

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

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也○〔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菽○〔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御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瑱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擊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鐫鐮篾帨帨悅凡可佩之物也○蠙卑尹季反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遺反問也○〔鄭氏民反鐫宣爲反鐮徐醉反篾忘緩反帨數文反帨所類反

曰〕順、謂與己和順。〇〔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 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反 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〇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取。謂復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復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字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恤句反 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 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間。孔氏曰。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孟姜。齊女。〇〔鄭氏曰〕洵、信也。〇〔毛氏曰〕都、閒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閒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閒都。〇〔王氏曰〕古之人於玉

比德焉。於瓊瑤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省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蕖也。其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

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鄭氏曰〕游猶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於下濕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是莊草也其枝蔓櫛風著土處便生根如龍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者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𣗥他洛反兮𣗥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反而和胡臥反也

𣗥兮𣗥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𣗥槁古老反也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則落葉謂之蘀○〔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鄭氏曰〕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

和之。

摽兮摽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摽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鄭氏曰。權臣祭仲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則爲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慁慁如此。而忽不之省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起連反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〇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〇〔歐陽氏曰〕彼大國者。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求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〇〔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〇〔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平生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褧禪音丹也蓋以禪穀戶木反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紕側湛反衣繡許云如鱷反裨如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嫡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嫡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剡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音如慮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茹慮。茅蒐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陂。○〔朱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墠作壇。曰依字當作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伐柯傳即、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雅。子不我即。俟其就已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〇〔毛氏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〇〔朱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勅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〇〔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〇〔鄭氏曰〕已、止也。〇〔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爲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

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瀌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偸。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顧顛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〇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純諸允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於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褚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瑤如兖反瑑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縰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羔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爲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逢石經挑作岩許慎

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〇〔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〇〔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〇〔毛氏曰〕迂.誑也.〇〔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汝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傳.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〇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〇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

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爲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氏曰彼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留以喜樂我云○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氏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荼英荼也鄭氏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茅荼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茹藘茅蒐染草也鄭氏曰茅蒐染巾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溥溥。赴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阮反兮。邂戶懈胡豆反兮。逅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溥溥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〇〔朱氏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溥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〇〔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爲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

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旬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溱溱、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溱溱然。○李氏曰說文云溱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蕑蘭也。陸璣疏曰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氏曰〕訏、大也。勺藥、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特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爲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勺藥爲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卽今之蘭。勺藥卽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〇〔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邱〔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尙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卽營邱也今齊之城內有邱卽營邱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邱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首〔惟淄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孔氏曰哀公不辰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朱氏曰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爲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

其疑似者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又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纚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宏反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庶無憎予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毛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忘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脩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愼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猨（乃刀反）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猨、山名。從、逐也。獸二歲曰肩。儇、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巇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巇山名也。字或作猨。亦作巆。音皆乃高反。釋文曰。猨、崔靈恩集注本作巆。○董氏曰。考於地記。巇猨巆皆山名。（一作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釋文曰。儇、韓詩作嬛。

子之茂兮。遭我乎猨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猨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雅曰。狼、牡獾（乎丸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　剌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〇〔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〇〔鄭氏曰〕。素、爲充耳。所以縣音孚瑱吐遍反者。或名爲紞。孔氏曰。紞卽今之絛繩。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〇紞都覽反。〇〔毛氏曰〕。瓊華。美石。〇〔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〇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〇〔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〇〔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氏曰〕。青、紞之青。〇〔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紵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匿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朱氏曰〕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繫之名。置箭壺內以爲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躩。知其爲限也。柳

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薄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躩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烏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薨公子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爲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蹂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朱氏曰〕欲樹麻者先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爲不能禁制。○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亟裁制之曷爲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楊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吐訥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釋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

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苟由其道而循其敍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弋掩兎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兎是盧爲田犬也○逡七旬反令令纓環聲孔氏曰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獰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 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 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謚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閑.梐枑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 鰥.古顏反 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 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鯤爲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鯤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似鱮.不

如咽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鰱。常容反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惟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〇〔毛氏曰〕水、喻衆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〇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　簟茀朱鞹。音弗。苦郭反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簟蔽車之後戶也。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爲本質。其上文以翟羽爲之飾。〔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〇〔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〇釋文。茀作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　垂轡瀰瀰。乃禮反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開改反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瀰瀰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慚恥之色也。○釋文瀰瀰作爾爾。曰本亦作瀰。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卽此是也。○〔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卽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朱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厲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嘆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爲名目下爲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綵畫爲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殊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諸侯射二正損元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爲名齊魯之間名肩臑爲捷點射之難中以中爲俊○〔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爲齊之甥也而

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爲清。眉爲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〇〔鄭氏曰〕。反。覆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〇〔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〇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爲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